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tthew Conte (msc2236@columbia.edu)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聚集各方观点以供讨论, 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哥大可持续投资中心 CCSI 及其相关方的立场。

No. 364 2023 年 8 月 21 日

从英国脱欧中学习: 与中国脱钩有哪些相似之处?

Gary Clyde Hufbauer •

2016 年, 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 与其最大的经济伙伴实现了实质性脱钩。英国脱欧后, 商品流动势必会受到新的关税和监管壁垒的影响。事实上, 2015 年至 2022 年间, 英国与欧盟的双边货物贸易占英国商品贸易总额的比例从 50% 降至 41%。英国脱欧前大量流入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是以自由进入庞大的欧盟市场为前提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是否也受到了影响? 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又如何呢?

从 2018 年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关税开始, 美国及其盟友开始与中国进行脱钩。2019 年, 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商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例为 12.4%; 到 2022 年, 这一比例略微下降至 12.0%。但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是否受到美国脱钩政策的不利影响? 本篇《展望》通过英国脱欧的视角来评估美中两国脱钩的影响。

英国脱欧引发了三股力量, 影响了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受到抑制, 因为英国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平台不再具有优势。
-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鼓励, 因为可以避免脱欧后的关税和监管壁垒。
- 英国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受到鼓励, 因为脱欧后的壁垒保护了欧盟内部市场。

目前, 有几股力量正在塑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 美国“[对华鹰派](#)”呼吁全面脱钩, 抑制了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外国直接投资的意愿,

但对向[欧洲](#)、[日本](#)或[韩国](#)市场提供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较小。

- 服务于中国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爱国主义“[中国制造](#)”信息的鼓励。
-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扩大了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向这些地区提供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自然补充。
- 然而，通过援引 [CFIUS（外国投资决策委员会）](#) 条例，美国禁止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且欧盟和加拿大也持有选择性的怀疑态度。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数据对这些力量有何说明？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计划需要时间来执行，因此评估英国脱欧的影响似乎需要更长的时期。2012-2015 年，英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为 1710 亿美元。英国脱欧后，2018-2021 年，[英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为 1790 亿美元（2022 年数据尚不可得）。总投资量既反映了对英国不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平台的沮丧，也反映了对跳过脱欧后的壁垒的鼓励从这两个时期来看，鼓励似乎是更强大的力量，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略有增加。尽管发生了 2020-2021 年的疫情，但情况依然如此。尽管一些评论家[认为](#)英国脱欧将减少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简单的前后比较并未显示出急剧下降。此外，英国[仍然是](#)欧洲对金融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

2012-2015 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为负值，而 2018-2021 年的总额却达到 1190 亿美元。脱离欧盟似乎并没有抑制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中国脱钩的经验来看，2014-2017 年特朗普贸易战前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5030 亿美元，2019-2022 年特朗普贸易战后流入中国的外资总额为 6450 亿美元。因此，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比小于其他国家），但在特朗普贸易战之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实际上有所增加。

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区域比较具有启示意义。2014-2017 年，中国 13% 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其余则流向其他地区。在 2019-2021 年期间，中国流向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对外直接投资份额几乎减半，仅为 7%（2022 年数据尚不可得）。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后特朗普时期有所增加。

英国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都没有因脱钩而受到显著抑制。相反，脱钩后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略有增加。现在得出脱钩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有益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与贸易流脱钩后的消极后果相反，外国直接外资流入似乎相对免疫。同样，英国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都没有因脱钩事件而受到决定性的抑制。

英国脱欧后，欧盟并没有试图抑制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比之下，美国的“对华鹰派”错误地试图限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限制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流动对国家安全有何益处，外同样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外国直接投资。许多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无关，但确实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样，许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生活水平。

展望未来，美国和中国应该将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的目标对准核心军事组件方面。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军事利益。美国和中国官员不能因为夸大的“假设”情况而限制对广泛双重用途产品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毫无意义。

• Gary Clyde Hufbauer (GHufbauer@piie.com)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作者希望感谢 Khalil Hamdani, Andrew Hilton 和 Lou Wells 的同行评审。

如果附带以下承认，这篇展望中的材料可以被重印：“Gary Clyde Hufbauer,《从英国脱欧中学习：与中国脱钩有哪些相似之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No.364, 2023 年 8 月 21 日。经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许可转载(<http://ccsi.columbia.edu>)。”请将复印件发送至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ccsi@law.columbia.edu。

获取更多信息，包括关于提交给哥大国际投资展望的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Matthew Conte, msc2236@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联合中心，是一个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与传播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ccsi.columbia.edu>。

最新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 No.363, Karl P. Sauvart, 《新的〈世贸组织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协定〉》，2023 年 8 月 7 日
- No. 362, Zbigniew Zimny, 《共产主义运动衰落 30 年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经验教训》，2023 年 7 月 24 日
- No.361, Charles Ho Wang Mak, 《外国直接投资对文化遗址或其附近地区的道德与法律影响》，2023 年 7 月 10 日
- No.360, Manjiao Chi, 《加强亚洲区域投资便利化规则制定：原因与途径》，2023 年 6 月 26 日
- No.359, Karl P. Sauvart, Vanessa S. W. Tsang and Louis T. Wells, 《投资合约谈判能力建设的局限性》，2023 年 6 月 12 日

所有先前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均载于：<https://ccsi.columbia.edu/content/columbia-fdi-perspectives>。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thanks to Professor Shunqi Ge and Ms Haoxin Zhao, Professor Ge's assistant. 谨向本文中文译者葛顺奇教授及其助手赵灏鑫表示诚挚谢意。